

語音層次與滯後音變、擴散音變的區別

陳忠敏

復旦大學

提要

滯後音變引起的語音變異和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語音層次變異是語音層次研究中的重要話題，兩者的區別一直困擾語言學家。本文從滯後音變、擴散音變和語音層次的性質角度分四點來區分它們的不同，用多條標準逐一核對、逐一排除，最後得出它們的差別。全文分六部分：1. 引言，2. 層次的定義及判斷的標準，3. 滯後音變與語音層次的區別，4. 滯後音變和語音層次舉例，5. 擴散式音變與語音層次的區別，6. 總結。

關鍵詞

語音層次，滯後音變，擴散式音變，歷史語言學

1. 引言

語音層次研究是近年來漢語方言學界的熱門課題，隨著語音層次研究的深入，有許多理論和方法問題需要提出來加以討論。其中語音層次和滯後音變、擴散音變的區別是語音層次研究中既棘手又繞不過去的問題。

滯後音變是指本語言（方言）內部一個音變鏈中由於非語音因素，比如封閉類詞、高頻詞、特殊的地名等因素，造成音變速度滯後於主流音變，形成跟主流音變不同的形式。

擴散音變專指本語言（方言）內部正在進行中的音變，它的特徵是有異讀。

語音層次是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讀音變異。

2 語音層次與滯後音變、擴散音變的區別

滯後音變跟擴散音變都屬於一個音變鏈中的語音變異現象，前者跟後者的區別是滯後音變無異讀，這種異讀是指無語音、語義、句法環境不同的異讀。而擴散音變由於處在音變的過程中，存在著無語音、語義、句法不同的自由變讀。

語音層次雖然存在變異，但是這種變異是由於語言接觸激發的，此點不同於滯後音變和擴散音變，而且語音層次的變異往往受非語音條件的制約。比如文白異讀往往受語詞的語體風格等因素制約。

造成兩者的原因雖然截然不同，但是兩種變異的結果有時很難區分，特別是擴散式音變造成的語音變異與語音層次變異最難區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區別這兩個概念的標準。

語音層次、滯後音變、擴散音變的研究屬於歷史語言學範疇，歷史語言學關於音變的理論和方法仍是我們討論三者區別的基礎。歷史語言學關於音變模式主要有下面三類：

1. 新語法學派的規則音變（**regularity of sound change**）：在一個言語社團裡，語音的演變是逐漸的，而又有規則的；音變只受語音條件的制約。所以音變是漸變的，而在詞彙中則是突變，符合相同音變條件的詞，要變一起變。破壞音變規則的是語言接觸和類推。
2. 跟規則音變不同的一種音變模式叫詞彙擴散式音變（**Lexicon diffusion**）。詞彙擴散音變認為：語音的變化是突變的、離散的，但是這種突變在詞彙中的擴散卻是逐漸的、連續的，呈現變異（王士元 1983）。根據詞彙擴散理論學者的研究，呈詞彙擴散音變的類型可以再分為兩類：a. 滯後音變；b. 正在進行中的擴散式音變。
3. 由語言接觸所造成的語音層次變異。1 和 2 類如果是語言系統內部自身引起的音變，那麼 3 是語言接觸造成的。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語音變異不受語音條件的制約，語音變異也不呈連續性。

詞彙擴散研究者有時也把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變異算為擴散音變，如潮州話次濁陽上呈雙向擴散（**bidirectional diffusion**）的變異（Wang and Lien 1993）。我們認為這種“擴散音變”只是語言接觸造成一種現象，而非語言內部的音變模式。所以本文仍然把這種由語言接觸造成的擴散變異放入第三類。

2. 層次的定義及判斷的標準

層次 (strata, layers, stages) 這個術語移植於考古學。在考古學裡層次與層次之間的區別是時代和考古形態，多重層次疊架在不同的平面上，所以不同的考古層次它們的系統也是不一樣的。從時間上看，離地表越近的層次距今的時間越近，反之則越遠。語言學裡的層次也應該是不同語言 (方言) 系統的疊置，是語言接觸的產物。不過語言的多重層次卻是同時暴露在一個共時平面裡 (陳忠敏 2007a)。

按照上述層次的定義，我們在層次研究中必須強調層次是一個面，或者說是一個系統，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字音異讀。換句話說，要從孤立的字音異讀找到所屬的音類的系統異讀；從而進一步能在同類的鄰近方言裡找到對應的語音層次。根據上述要求，我們認為屬語音層次的變異必須具備三個屬性：第一，在一個語言 (方言) 內部，一個語音層次所具有的語音特徵在相同語音條件下或來源於相同的音類條件下應該會重複出現。第二，在同類或鄰近方言裡可以找到對應的語音層次。第三，語音層次變異屬純語音範疇，所以語音層次變異跟一切非語音因素無涉。換句話說衡量和鑒別語音層次變異始終必須以語音因素為標準。

3. 滯後音變、擴散音變與語音層次的區別

按照音變規律性的原則，同一層次中的音變受語音條件的支配，如果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有不同的音變，就應該考慮是不同的層次或者是其它原因造成的滯後音變現象。所以有人認為層次應該包含兩個來源，一是語言接觸造成的語音層次，稱為異源層次；一是由滯後音變、擴散音變造成的層次，可稱為同源層次 (鄭張尚芳 2002, 王福堂 2003)。我們認為兩者應該分開。第一，兩者產生的途徑不同。語音層次是由於語言接觸而產生的，滯後音變、擴散音變是單一語言內部由於音變速度的不均衡所造成的。所以因層次而造成的變異屬不同層次的變異，而由滯後音變、擴散音變所造成的變異是屬同一層次裡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來講，滯後音變、擴散音變不應該算作語音層次。第二，由於語音層次屬不同層次間的變異，而滯後音變、擴散音變屬同一層次中的變異，所以後者可以用條件音變和詞彙擴散理論來解釋，前者就不能用條件音變和詞彙擴散理論來解釋，而必須用歷史層次分析法來解釋。第三，那些由於音變速度不均衡而滯後的讀音往往受非語音因素的制約，比如封閉型詞類，象指代詞、否定詞、只有語法功能的虛詞等等往往有滯後音變現象。這些變異是受特定詞類因素的制約，而不是受語音因素的制約，所以不是語音層次。第四，由於受制約的因素不是語音條件，所

4 語音層次與滯後音變、擴散音變的區別

以一般不能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或相同音類來源的條件下重複出現。第五，滯後音變、擴散音變一般只發生在某個方言點裡，鄰近或同類的方言往往沒有類似現象，也就是說它不具備層次能覆蓋、影響一個面的特性。第六，由音變速度不均衡而造成的滯後音變、擴散音變跟同一層次的主體音變具有音變的前後繼承關係，即它們的變異是音變的不同階段，也可以從它們的變異中看出音變的規則。由語言接觸造成的語音層次差異則沒有繼承關係，即從它們的差異中無法看出它們的音變關係。第七，滯後音變跟對應的主體音變不構成同語素（字）的異讀現象，而語音層次則會構成同語素異讀。

4. 滯後音變和語音層次舉例

下面用北京話的“我”、吳語開化方言的“樹”來說明兩種“層次”的不同。

“我”中古歌韻（以平聲韻賅上去韻，下同。）疑母上聲字，北京話讀uo³。歌韻在今北京話裡一般是兩種讀音：-uo 和 -ɤ。這兩種韻母讀音出現在不同的聲母後，呈互補分佈：

非見系聲母後：-uo 多拖馱挪羅左搓

見系聲母後：-ɤ 歌可鵝餓河阿（阿膠）

“我”是疑母，屬見系聲母後，按規則應該跟“鵝、餓”同聲同韻不同調，但現在的讀音是不同韻不同調，那麼“我”的韻母讀音 -uo 跟“鵝、餓”的韻母 -ɤ 屬滯後音變還是不同層次？我們認為北京話的“我”跟同為歌韻的另一種讀音 -ɤ 是一種滯後音變現象而非層次的差異。理由如下：

第一，歌韻中 -uo 和 -ɤ 不構成同語素異讀。

第二，沒有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或相同音類來源的條件下（見系聲母後）重複出現。即歌韻見系字讀 -uo 只有“我”字，不符合層次具有系統性的特點。

第三，“我”是很常用的人稱代詞，屬封閉類詞，滯後音變往常見於這些詞類裡。所以“我”讀音異常可以用封閉類詞或搞頻詞的特殊讀音來解釋。不必用語言接觸來解釋。

第四，-uo 和 -ɤ 是音變鏈中前後兩個階段：-uo → -ɤ。北京話裡，前一階段歌韻都讀 -uo，以後見系聲母後發生音變：-uo → -ɤ，“我”字是代詞，屬封閉類詞，作為強式滯留前一階段的讀音。

“樹”虞韻禪母字，吳語開化方言“樹”讀 ɬiu^6 ，韻母讀音是 $-\text{iu}$ 。同為章組虞韻字的韻母還有 $-\text{u}:\text{ə}/-\text{y}$ 異讀，如“朱”可讀 $\text{tsu}:\text{ə}^1$ 、“輸”可讀 ɕy^1 。 $-\text{iu}/-\text{u}:\text{ə}/-\text{y}$ 異讀是滯後音變關係還是語音層次關係。我們認為三者是層次關係，理由是：

第一，虞韻中 $-\text{iu}/-\text{u}:\text{ə}/-\text{y}$ 三種讀法構成同語素異讀，如“拄”有三種讀法 $\text{ɬiu}^3/\text{tu}:\text{ə}^3/\text{ɕy}^3$ ，“珠”有三種讀法 $\text{iu}^1/\text{tsu}:\text{ə}^1/\text{ɕy}^1$ ，“樹”也有兩種讀法 $\text{ɬiu}^6/\text{zy}^6$ ，“株”也有兩種讀音 $\text{tiu}^1/\text{ɕy}^1$ ，“朱”也有兩種讀音 $\text{tsu}:\text{ə}^1/\text{ɕy}^1$ ，“輸”也有兩種讀音 $\text{su}:\text{ə}^1/\text{ɕy}^1$ 。

第二，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或相同音類來源的條件下（知照系聲母後）這三種韻母讀音會重複出現，如同為知照系聲母後的虞韻字“株、珠、拄、樹”都有 $-\text{iu}$ 的讀法，符合層次讀音系統性的特點。

第三，讀 $-\text{iu}$ 的字並非封閉類詞，換句話說是否讀 $-\text{iu}$ 不受非語音因素的制約。

第四，虞韻裡這三種讀音 $-\text{iu}/-\text{u}:\text{ə}/-\text{y}$ 在開化方言裡不是一個音變鏈中的不同階段，三者無法搭建前後的音變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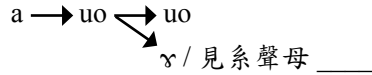
根據上述的論證，北京話“我”讀 $-\text{uo}$ 跟同為見系歌韻的“鵝餓” $-\text{x}$ 不構成層次關係；吳語開化話“樹”讀 $-\text{iu}$ 跟同為知照系虞韻的“拄殊”讀 $-\text{u}:\text{ə}/-\text{y}$ 構成層次關係（吳語開化方言虞韻讀音層次的分析見陳忠敏 2002）。

根據上述滯後音變與語音層次的區別方法，我們再來對比討論北京話、上海話歌韻的讀音，看看哪些屬於滯後音變，哪些屬於語音層次。

	北京話	上海話
端系聲母後	$-\text{uo}$ 多拖駝馱舵挪羅鑼籬搓左佐 $-\text{a}$ 他大哪那	$-\text{u}$ 多拖駝馱舵挪羅鑼籬搓左佐大 $-\text{a}$ 多拖大那哪 $-\text{i}$ 左
見系聲母後	$-\text{x}$ 歌哥可個蛾鵝俄餓河何荷賀 阿（阿膠） $-\text{uo}$ 我 $-\text{a}$ 阿（阿哥）	$-\text{u}$ 歌哥可個蛾鵝俄餓河何荷賀阿 （阿膠） $-\text{a}?$ 阿（阿哥）

6 語音層次與滯後音變、擴散音變的區別

北京話裡端系聲母後的兩種韻母讀音 -uo/ -a 是滯後音變，因為：1，兩組不顯現同語素異讀；2，讀 -a 的“大”是十分常見的高頻詞外，其餘三個都是高頻封閉類指代詞，符合滯後音變的條件；3，符合北京話音變鏈：



中的兩個階段。見系聲母後的 - γ 、-uo（我）我們已經證明是滯後音變關係；“阿哥”中的“阿”讀 -a 是封閉類詞綴，讀音滯後，跟“他哪那”等處同一音變階段；“阿膠”中的“阿”讀 - γ 則是外地（山東東阿縣一帶）特殊商品帶來的特殊詞彙讀音，屬於個別借詞讀音。所以北京話歌韻的幾種讀音都是一個音鏈上的各個階段讀音，屬於滯後音變造成的變異而非層次造成的變異。

上海話歌韻端系聲母後有三種讀音：-u, -a, -i，其中“左”俗讀 $t\epsilon i^5$ ，讀音乖謬，又是孤證，我們對此讀音的本字存疑，在這裡不作討論。剩下的 -u 和 -a，這兩個讀音存在多重交叉文白異讀現象：

白讀	文讀	例字
-a	-u	多拖
-u	-a	大

根據相同語素文白異讀的雙重身份關係，我們可以確定 -a 和 -u 是讀音層次關係，其中從層次的時間先後來看，讀音層 -a 跨越兩個時間層：

白讀層	文讀層		
-a	-u		
	白讀層	文讀層	
	-u	-a	

換句話說，上海話歌韻端系聲母後面的韻母讀音層有三個層次：

早期層次	-a
次早層次	-u
晚近層次	-a

見系聲母後的“阿”讀入聲韻是詞綴讀音 -a 的促聲化音變：-a > -aʔ，屬早期層次的讀音。

鄰近的蘇州話也有對應的層次，據王福堂分析蘇州話歌韻有四個讀音層次（王福堂 2003）。如果我們把“左”字讀 -i 這個不確定本字的讀音去掉的話，那麼蘇州話歌韻的層次和上海話是一致的：

	上海	蘇州
早期層	-a	-ɒ
次早層	-u	-əu
晚期層	-a	-ɒ

鄰近同類方言有對應的層次，這也是語音層次的一個特性（陳忠敏 2007）。從讀音來看，蘇州話、上海話歌韻的早期層、晚期層讀音各自都是相同的，換句話說這兩個鄰近的同類方言具有這一音類相同的層次特點。

可見，判斷滯後音變還是語音層次還是要依據語音層次和滯後音變的性質和特點。判斷因素有：

第一，有沒有同語素的異讀。

第二，這些異讀有沒有相同語音條件下或者相同音類來源條件下重複出現。

第三，是不是處在一個方言內部音變鏈的不同階段。

第四，還要考慮是不是封閉類或者高頻詞類。封閉類或者高頻詞類往往會有滯後音變。

其中第一、第二兩點，即有沒有音類的異讀（同語素、相同語音條件或相同來源條件下的異讀）是判斷語音層次和滯後音變的關鍵。不過詞彙擴散式音變也具有第一、第二兩個特點。所以甄別音類異讀是不是詞彙擴散式音變是最終確定語音層次的關鍵。

5. 擴散式音變與語音層次的區別

詞彙擴散理論（Lexical diffusion theory）是美籍華裔語言學家王士元等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提出的關於語音演變理論。詞彙擴散理論認為音變並不像新語法學派所說的語音規則無例外，語音的變化是突變的、離散的，但是這種突變

在詞彙中的擴散卻是逐漸的、連續的，比如總有一些詞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念法，這種共時變異正是詞彙擴散經常經過的途徑，如下表所示：

	未變	變化中	已變
w1			w̄1
w2		w2~w̄2	
w3	w3		
...			

w1、w2、w3、等代表一個個詞項，w̄ 表示此詞已經完成了音變，w~w̄ 則表示新舊兩種讀音形式同時存在。在上表中可以看出，有些詞已經完成了音變，如 w̄1；有此詞處在變化中，如 w2~w̄2；有些詞尚未變化，如 w4。所以通過觀察詞 w1、w3 讀音是無法觀察正在變化中的音變，只有把這三個階段結合起來，特別是觀察 w2~w̄2 的變異，可以觀察到正在變化中的音變，而變化中階段是存在 w2~w̄2 異讀的。

關於詞彙擴散式音變所舉的變異，有必要區分語言接觸型的和語言內部型兩種擴散。詞彙擴散學派所舉的兩個典型例子正好代表這兩種類型。以英語的 /u:/（大多由雙字母 -oo- 表示）為例，讀 [u] 的大體以收 -k 為多，是已變階段，它們如 book, took, look 等；以 -s, -d, -l 結尾的詞大體上尚未發生音變，仍讀 [u:]，如 whose, zoos, shoes, moored, wooded, cooed, choose, lose, loose, goose, noose, tool, pool, spool, drool 等；以 -t 結尾的詞，變化的三個階段都有，如 boot, loot 的讀音沒變，元音仍是 [u:]，soot, root, room, coop 等處於變化中，兩種讀音都可以（room [ru:m ~ rum], coop [k^hu:p ~ k^hʊp]）；而 foot 則已經讀 [u]，完成了音變。這是一種語言內部型的擴散音變。潮州方言中古陽去調今有的讀陽去 11，有的讀陽上 35，還有的字有陽去、陽上異讀，鄭錦泉、王士元等認為這是潮州方言陽去調向陽上調演變的表現（Cheng and Wang 1972）。現在看來是由語言接觸引發的不同層次間的音變競爭（Wang and Lien 1993），其它方言也存在類似的層次音變現象（陳忠敏 2007b）。王士元早就指出一種音變如果受另外一種音變的衝擊，這種音變會中止，中止的表現就是產生音變的殘餘（Wang 1969），不過當時並沒有考慮到這種情況是由語言接觸而引發的。由語言接觸所引發的變異其實是替代，也就是新形式逐詞（語素）替代老形式，替代的過程中會有中間階段，也就是所謂的 w2~w̄2 現象，這些現象屬於由語言接觸引起的語音層次範疇。真正跟上述語音層次第一、第二兩特點相混淆的是由語言內部擴散音變引起的異讀，比如上述例舉的 [u ~ ʊ] 變異，在漢語裡內部型擴散音變的報導並不多見，王士元、

沈鍾偉（1991）及 Shen（1997）提及的上海話兩個低母音鼻化 \tilde{a} 、 $\tilde{\alpha}$ 合併音變是一種內部型擴散音變的例子，王福堂（2008）提及的紹興話兩個低母音 \mathfrak{b} 、 \mathfrak{a} 合併也是一種內部型擴散音變的例子。以上海話為例，讀 \tilde{a} 的主要是梗攝開口二等白讀，讀 $\tilde{\alpha}$ 的主要是宕攝及江攝白讀。不過宕攝開口三等知組聲母後與莊、章組聲母後有 \tilde{a} 、 $\tilde{\alpha}$ 對立，如：

張 $ts\tilde{a}^1 \neq$ 莊 = 章 $ts\tilde{\alpha}^1$

筆者能分 \tilde{a} 、 $\tilde{\alpha}$ ，但是個別非口語常用字的讀音則會呈 $\tilde{a} \sim \tilde{\alpha}$ 異讀，如“悵” $ts^h\tilde{a}^5 \sim ts^h\tilde{\alpha}^5$ 。內部擴散式音變變異一般處在自然音變鏈中的前後兩個階段，音變的漸變性就使得音變鏈前後的兩個階段必定音色相近，如上海話 \tilde{a} 、 $\tilde{\alpha}$ ，紹興話 \mathfrak{b} 、 \mathfrak{a} ，而且處在讀音異讀階段的語素（字）一般是沒有意義、用途和功能等方面的差異，屬純語音變異行為。而屬於語音層次的變異並不是屬於音變鏈中的前後兩個階段，所以異讀的音色可以相差很遠，如潮州話許多陽上字具有 11~35 的變異，調值差異大。語音層次的異讀往往也伴隨意義、用途、功能等方面的差異，比如相同語素的文白異讀具有語義場範圍不同、語體色彩差異等。

擴散式音變的變異是一種共時的語音異讀現象，只受共時語音條件的制約，只要符合共時的變異條件，都有可能產生異讀。如英語中字母為 oo 的詞，有可能有 [u:~ʊ] 變異；上海話凡是韻母為 [ä] 或 [ǎ] 的字都有可能 [ä~ǎ] 異讀。由語音層次造成的異讀並不是受共時語音條件的制約，而是以輸出語言（主要是權威話）的音類為條件而產生的異讀，如上海話有些 y 韻母的字有 ue 韻母的異讀，如“鬼龜圍貴跪虧喂”，但是並不是所有讀 y 韻母的字都有 ue 韻母的異讀，如“舉取巨雨迂”等沒有 ue 的異讀，有沒有 ue 韻母異讀完全根據輸出語言（如北京話）有無讀 uei 韻母而定，“鬼龜圍貴跪虧喂”北京話讀 uei 韻母，所以權威語言滲透上海話，使得它產生本方言音系可容納的較為接近的讀音 ue 異讀；“舉取巨雨迂”北京話不讀 uei 韻母，所以上海話就不產生 ue 韻母異讀。換句話說如果有無異讀不受本方言的共時語音條件的限制，只受外來輸出語言的音類分合限制，那這種異讀就是語音層次的差異。

綜上所述，我們根據兩項語音標準來判斷一個方言裡異讀是擴散式音變還是語音層次變異：1，異讀的條件是否按方言的共時語音條件？如果不是，不可能是擴散式音變，而是反映語音層次的變異；2，如果是擴散式音變的異讀，是反映音變鏈中從甲到乙兩個正在起變化階段，語音形式必定非常接近。所以如果異

讀差距大，又不符合自然音變，那這些異讀肯定不是擴散式音變的反映。根據上述兩條規則，我們來判斷蘇州話哈韻某些字有 $E\sim a$ 異讀到底是擴散式音變還是反映語音層次變異。

蘇州話“拜敗帶戴太泰”等字韻母有 $E\sim a$ 異讀，丁邦新先生根據陸基 100 年前蘇州話的記錄指出這是文白異讀現象，讀 a 韻母的是白讀，讀 E 韻母的是對應的文讀音（丁邦新 2003: 29）：

	拜	敗	帶戴	太泰
文言	pE^5	bE^6	tE^5	t^hE^5
白話	pa^5	ba^6	ta^5	t^ha^5

這些異讀現象不僅發生在蘇州話，北部吳語也都有。這些有異讀的字都是來自於中古蟹攝開口一二等的哈泰皆佳四韻。王洪君（2010）和王福堂（2009）根據異讀所體現的詞彙色彩、異讀數在整個韻攝的比例等因素認為這些字 $E\sim a$ 異讀是反映擴散式音變，而非反映語音層次，他們認為這一擴散式音變的方向是哈韻類的 E 讀音向泰皆韻類的 a 讀音合併。那些有異讀的是反映音變 $E \rightarrow a$ 擴散中的中斷階段（王洪君 2010）。我們根據上述區別擴散式音變和語音層次變異的兩項標準，認為蘇州話“拜敗帶戴太泰”等字韻母 $E\sim a$ 異讀是反映語音層次的差異而不是擴散式音變。第一，在蘇州話裡 E 和 a 不是相近的韻母， E 跟 æ 更近，為什麼蘇州話的前中母音 E 不向更接近的 æ 方向擴散，而要跳過 æ ，向後低母音 a 擴散呢？第二，更為重要的是韻母 $E\sim a$ 異讀的發生不受蘇州話共時語音條件限制，蘇州話裡讀 E 韻或讀 a 韻的字非常多，只有屬中古蟹攝開口一二等哈泰皆佳四韻的某些字才有 $E\sim a$ 異讀：

蘇州	北京	例字
-E	-ai	拜敗帶戴太泰
	-ei	背內雷梅
	-uei	推碎贅隊
	-an	班蛋喊凡
	-ian	減閑眼晏

蘇州話上述例字都可以讀 -E，但是只有對應為北京話的 -ai 的字才可以有 $E\sim a$ 異讀。

蘇州	北京	例字
-a	-a	怕罵啥灑

-ia	家假牙芽
-ai	拜敗帶戴太泰
-ie	街解鞋界

蘇州話上述例字都可以讀 -a，但是只有對應為北京話的 -ai 的字才可以有 e~a 異讀。顯然在蘇州話裡是否有 e~a 異讀不是根據蘇州共時語音條件，而是根據權威官話（北京話）的語音條件的。如果是蘇州話發生 e 向 a 的擴散音變，這種擴散不會只發生在讀 e 的某一類字裡，而應該有比較廣泛的分佈，換句話說如果是擴散式音變，蘇州話讀 e 的字都有可能 e~a 異讀，現在的情形並不是這樣，蘇州話 e~a 異讀的有無是根據北京話的語音條件而定。

根據以上兩點我們認為蘇州話哈泰皆佳四韻某些字 e~a 異讀是反映語音層次的異讀，而不是 e 向 a 的擴散式音變。

6. 總結

滯後音變、擴散音變與語音層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由此造成的語音變異儘管表面上看非常相似，也頗難區分，但是還是能區分開來的。本文主張可以從滯後音變、擴散音變和語音層次的性質出發來區分它們的不同，具體的標準可能不是單條的，而是多條的。用多條標準逐一核對總和排除，最後得出它們的差別。

鳴謝

本研究受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上海市方言地圖集”（批准號 15AYY005）、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方言自然口語變異有聲數據庫建設”（批准號 12&ZD177）支課題“上海方言自然口語變異有聲數據庫建設”資助，特此鳴謝。

參考文獻

- 陳忠敏。2002。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為例。收錄於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73-84。
- 陳忠敏。2007a。語音層次的定義及其鑒定的方法。收錄於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35-165。
- 陳忠敏。2007b。上海市區話舒聲陽調類合併的原因。《方言》第 4 期，頁 305-310。
- 丁邦新。2003。《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福堂。2003。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語言學論叢》第 27 輯，頁 1-10。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福堂。2008。紹興方言韻母又讀中的母音 **ɒ** 和 **a**。《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頁 55-69。北京：商務印書館。
- 王福堂。2009。紹興方言中蟹攝一等哈泰韻的分合。收錄於余靄芹、柯蔚南主編：《羅傑瑞先生七秩晉三壽慶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31-138。
- 王洪君。2010。層次與斷階—疊置式音變與擴散式音變的區別。《中國語文》第 4 期，頁 314-320, 383-384。
- 王士元、沈鍾偉。1991。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語言研究》第 1 期，頁 15-33。
- 鄭張尚芳。2002。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收錄於何大安主編：《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南北是非：漢語方亞難得差異與變化》。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頁 97-128。
- Cheng, Chin-Chuan, and William Wang. 1972. Tone change in Chaozhou Chinese: a study of lexical diffusion. In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ee Kahane*, ed. Braj B. Kachru et al., 99-113.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Shen, Zhongwei. 1997. *Exploring the Dynamic Aspect of Sound Change* (JCL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11).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Wang, William Shih-Yuan.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 9-25.
- Wang, William Shih-Yuan, and Chinfu Lien.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ed. Charles Jones, 345-400. London: Longman.

On Differences among Sound Strata, Delayed Sound Changes and Diffusion Changes

Zhongmin Che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Differentiating sound variations caused by delayed sound changes and caused by language contac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studies on historical strata, and has plagued linguists. In this study I set out four criteria to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s of delayed sound changes, language contact and diffusion sound changes. It is reliable to check out one by one using multiple criteria, and finally figure out their differences. There are six parts in the study: Part one. Introduction; Part two. The definition of sound strata; Part thre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delayed sound changes and sound strata; Part four. Some examples of delayed sound changes and sound strata; Part five.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lexical diffusion and sound strata; Part six. Conclusion.

Keywords

sound strata, Delayed sound changes, Lexical diffusi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